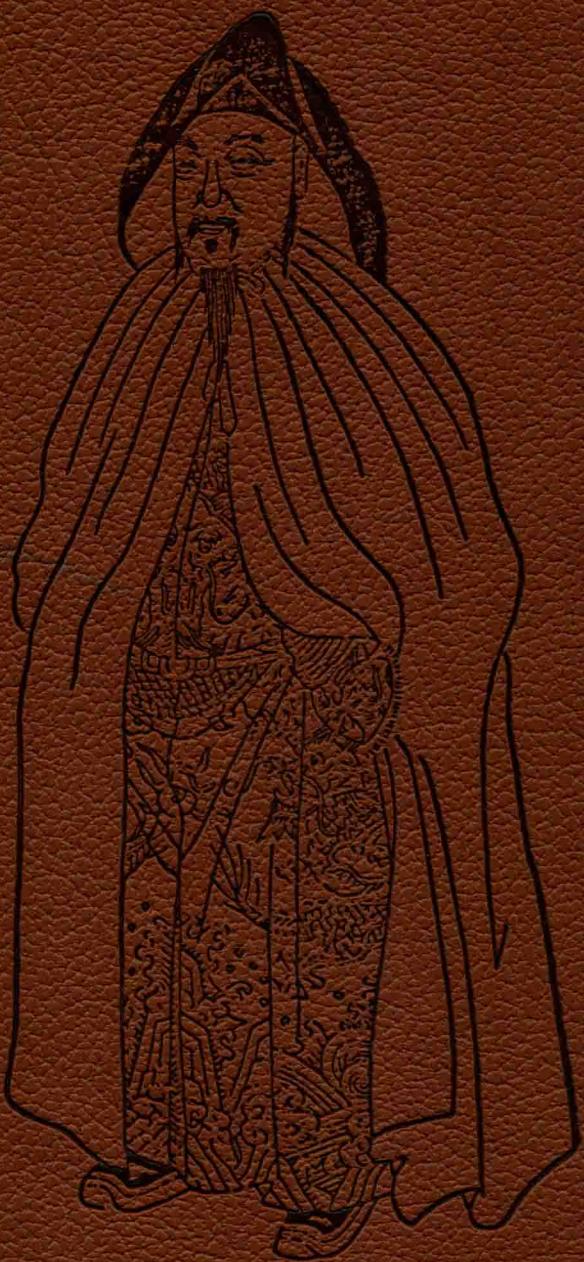


中華書局藏書



线装书局

【圖文珍藏版】

【清】纪昀等〇原著 邹博〇主编

四庫全書

精華

中华传世藏书

四库全书

图文珍藏版



〔清〕纪昀等○编

线装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四库全书精华·史部/（清）纪昀等编；邹博主编
—北京：线装书局，2011.7
ISBN 978-7-5120-0385-9

I. ①四… II. ①纪… ②邹… III. ①四库全书
IV. ①Z121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1）第128809号

四库全书 精华

原 著：（清）纪昀 等

主 编：邹 博

责任编辑：杜 语

封面设计：博雅圣轩藏書館

出版发行：线装书局

地 址：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（100009）

电 话：010-64045283

网 址：www.xzhbc.com

印 刷：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字 数：3800千字

开 本：787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：336

彩 插：8

版 次：2011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印 数：1-3000套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20-0385-9

ISBN 978-7-5120-0385-9



9 787512 003859 >

定 价：4680.00元（全十二卷）

目 录

国语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|
| 祭公谏征犬戎 | (3) |
| 召公谏厉王止谤 | (7) |
| 襄王不许请隧 | (10) |
| 单子知陈必亡 | (13) |
| 展禽论祀爰居 | (18) |
| 里革断罟匡君 | (21) |
| 敬姜论劳逸 | (23) |
| 叔向贺贫 | (26) |
| 王孙圉论楚宝 | (27) |
| 诸稽郢行成于吴 | (29) |
| 吴越荒成不盟 | (32) |
| 范蠡论战 | (34) |

战国策

| | |
|---------|------|
| 苏秦以连横说秦 | (39) |
| 司马错论伐蜀 | (43) |
| 范雎说秦王 | (45) |
| 范雎论远交近攻 | (48) |
| 邹忌讽齐王纳谏 | (51) |
| 颜斶说齐王 | (53) |
| 冯谖客孟尝君 | (56) |
| 赵威后问齐使 | (59) |
| 庄辛论幸臣 | (61) |
| 触龙说赵太后 | (63) |
| 鲁仲连义不帝秦 | (65) |
| 鲁共公择言 | (70) |
| 唐雎说信陵君 | (71) |
| 唐雎不辱使命 | (72) |
| 乐毅报燕王书 | (75) |

晏子春秋

| | |
|-------|------|
| 庄公问威当 | (81) |
| 世服天下 | (81) |
| 吴王问保威 | (82) |

强不失之道 (82)

史记

| | |
|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史记卷一 | (85) |
| 五帝本纪第一 | (85) |
| 史记卷二 | (124) |
| 夏本纪第二 | (124) |
| 史记卷三 | (181) |
| 殷本纪第三 | (181) |
| 史记卷四 | (202) |
| 周本纪第四 | (202) |
| 史记卷六 | (271) |
| 秦始皇本纪第六 | (271) |
| 史记卷七 | (355) |
| 项羽本纪第七 | (355) |
| 史记卷八 | (401) |
| 高祖本纪第八 | (401) |
| 史记卷九 | (459) |
| 吕太后本纪第九 | (459) |
| 史记卷三十一 | (486) |
| 吴太伯世家第一 | (486) |
| 史记卷四十一 | (517) |
| 越王勾践世家第十一 | (517) |
| 史记卷四十七 | (534) |
| 孔子世家第十七 | (534) |
| 史记卷四十八 | (601) |
| 陈涉世家第十八 | (601) |
| 史记卷五十三 | (625) |
| 萧相国世家第二十三 | (625) |
| 史记卷五十四 | (637) |
| 曹相国世家第二十四 | (637) |
| 史记卷五十五 | (653) |
|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| (653) |
| 史记卷六十一 | (676) |
| 伯夷列传第一 | (676) |
| 史记卷六十二 | (684) |
| 管晏列传第二 | (684) |





| | | |
|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史记卷六十三 | | (691) |
| 老子韩非列传第三 | | (691) |
| 史记卷六十五 | | (704) |
| 孙子吴起列传第五 | | (704) |
| 史记卷六十六 | | (719) |
| 伍子胥列传第六 | | (719) |
| 史记卷六十九 | | (737) |
| 苏秦列传第九 | | (737) |
| 史记卷七十四 | | (776) |
| 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 | | (776) |
| 史记卷七十五 | | (788) |
| 孟尝君列传第十五 | | (788) |
| 史记卷七十六 | | (805) |
| 平原君虞卿列传第十六 | | (805) |
| 史记卷七十七 | | (822) |
| 魏公子列传第十七 | | (822) |
| 史记卷七十八 | | (836) |
| 春申君列传第十八 | | (836) |
| 史记卷八十 | | (853) |
| 乐毅列传第二十 | | (853) |
| 史记卷八十一 | | (868) |
| 廉颇蔺相如列传第二十一 | | (868) |
| 史记卷八十四 | | (889) |
| 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 | | (889) |
| 史记卷八十五 | | (909) |
| 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| | (909) |
| 史记卷八十六 | | (919) |
| 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| | (919) |
| 史记卷八十七 | | (948) |
| 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| | (948) |
| 史记卷九十二 | | (990) |
| 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 | | (990) |
| 史记卷一百七 | | (1020) |
| 魏其武安侯列传第四十七 | | (1020) |
| 史记卷一百一十一 | | (1043) |
| 卫将军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| | (1043) |
| 史记卷一百二十九 | | (1094) |

| 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货殖列传第六十九 | | (1094) |
| 史记卷一百三十 | | (1133) |
| 太史公自序第七十 | | (1133) |

贞观政要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君道 | | (1181) |
| 政体 | | (1190) |
| 任贤 | | (1201) |
| 君臣鉴戒 | | (1216) |
| 尊敬师傅 | | (1226) |
| 崇儒 | | (1233) |
| 征伐 | | (1237) |
| 安边 | | (1249) |
| 畋猎 | | (1255) |
| 慎终 | | (1258) |

史通

| | | |
|------|-------|--------|
| 六家 | | (1271) |
| 二体 | | (1278) |
| 序例 | | (1281) |
| 编次 | | (1283) |
| 言语 | | (1287) |
| 浮词 | | (1290) |
| 叙事 | | (1292) |
| 直书 | | (1297) |
| 曲笔 | | (1299) |
| 鉴别 | | (1302) |
| 核才 | | (1305) |
| 烦省 | | (1308) |
| 杂述 | | (1310) |
| 自叙 | | (1313) |
| 古今正史 | | (1316) |
| 疑古 | | (1325) |
| 惑经 | | (1329) |
| 忤时 | | (1333) |



史记卷八十四

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

【原文】

屈原者，名平，楚之同姓也。⁽¹⁾为楚怀王左徒。⁽²⁾博闻强志，明于治乱，娴于辞令。入则与王图议国事，以出号令；出则接遇宾客，应对诸侯。王甚任之。

【注释】

(1) “楚之同姓”，楚国王族姓芈（音mǐ），屈原祖先屈瑕是楚武王熊通之子。受封于屈，因以屈为姓，是楚国王族中的一支。(2) “楚怀王”，楚国国君，楚威王之子，名熊槐。公元前328年至前299年在位。详见本书《楚世家》。“左徒”，官名，战国时楚国所设。负责在国王左右参预政事、起草诏令等事，地位相当于上大夫而低于令尹。

【译文】

屈原，名平，是楚国王族，在楚怀王手下担任左徒。博闻强记，通晓国家治乱的道理，擅长辞令。入朝便与楚怀王一同商议国家大事，拟订政令，出朝便接待宾客，应酬诸侯。楚怀王特别倚重他。

【原文】

上官大夫与之同列，⁽¹⁾争宠而心害其能。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，屈平属草稿未定。⁽²⁾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，屈平不与，因谗之曰：“王使屈平为令，众莫不知，每一令出，平伐其功，以为‘非我莫能为’也。”王怒而疏屈平。



▲屈原行吟图





【注释】

(1) “上官大夫”，楚人，上官是复姓，大夫是官名。旧说上官大夫即后文提到的靳尚。据清梁玉绳《史记志疑》考证，二者并非一人。 (2) “属”，音 zhǔ，缀辑，撰述。

【译文】

上官大夫与屈原同在朝廷上共事，想要争得楚怀王的宠信，却在内心里嫉妒屈原的才干。楚怀王让屈原拟定国家法令，屈原拟出草稿，尚未最后改定。上官大夫见到后，就要抢过去看，屈原不给他。他就向楚怀王进谗言谮毁屈原说：“大王您让屈原拟定法令，朝廷内外没有谁不知道这件事。可是每当公布一道法令，屈原便炫耀他的功劳，自认为拟定法令除了我没有谁能干得了。”楚怀王听了之后很生气，开始对屈原疏远了。

【原文】

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，谗谄之蔽明也，邪曲之害公也，方正之不容也，故忧愁幽思而作《离骚》。⁽¹⁾离骚者，犹离忧也。夫天者，人之始也；父母者，人之本也。人穷则反本，故劳苦倦极，未尝不呼天也；疾痛惨怛，⁽²⁾未尝不呼父母也。屈平正道直行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，谗人间之，可谓穷矣。信而见疑，忠而被谤，能无怨乎？屈平之作《离骚》，盖自怨生也。《国风》好色而不淫，⁽³⁾《小雅》怨诽而不乱。⁽⁴⁾若《离骚》者，可谓兼之矣。上称帝喾，⁽⁵⁾下道齐桓，⁽⁶⁾中述汤武，⁽⁷⁾以刺世事。明道德之广崇，治乱之条贯，靡不毕见。其文约，其辞微，其志絜，其行廉，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，举类迩而见义远。其志絜，故其称物芳。其行廉，故死而不容自疏。濯淖污泥之中，⁽⁸⁾蝉蜕于浊秽，以浮游尘埃之外，不获世之滋垢，皭然泥而不滓者也。⁽⁹⁾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

【注释】

(1) “《离骚》”，屈原诗歌篇名。二字历来解说甚多，汉代应劭说法较为通行。即“离”，遭受，通“罹”字；“骚”，忧愁，忧患。 (2) “惨怛”，指人内心痛苦的情绪。“怛”，音 dà。 (3) “《国风》”，《诗经》的一部分。采自各地民间歌谣。有十五国风，自《周南》至《豳风》共一百六十篇。内容多描写男女爱情。 (4) “《小雅》”，《诗经》的一部分。大部分是西周后期及东周初期贵族宴会的乐歌，小部分是批评当时朝政过失或抒发怨愤的民间歌谣。共七十四篇。 (5) “帝喾”，远古帝王。相传为黄帝子玄嚣的后代，居亳，号高辛氏。参见本书《五帝本纪》。“喾”，音 kè。 (6) “齐桓”，即齐桓公。春秋时齐国国君。姜姓，名小白。以兄襄公暴虐，去国奔莒。襄公被杀，归国即位。公元前 685 年至前 643 年在位。任管仲为相，尊周室，攘夷狄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，为春秋时第一个霸主。详见



本书《齐太公世家》。（7）“汤”，商王朝的建立者。又称天乙、成汤。详见本书《殷本纪》。“武”，周朝国君。文王子，姬姓，名发。起兵伐纣，与纣战于牧野，灭殷，建立周王朝，分封诸侯，都镐。详见本书《周本纪》。（8）“濯”，音zhuó。淘米洗菜的泔水。“淖”，音nào。湿泥。“污”，音wū。停滞不流的浊水。

（9）“皎”，音jiǎo。洁白。“滓”，音zǐ。污黑。

【译文】

屈原痛心于楚怀王耳朵听不到正确的意见，眼睛也被谗言谄媚所遮蔽，邪恶之人侵害公道，正直之人不为小人所容，所以忧心忡忡，写下《离骚》这样一首诗。离骚，就是遭遇忧患的意思。天是人类的原始，父母是人的根本。人在处境艰难之时，就会追念本源。所以当人劳苦困顿到极点，没有不呼唤上天的；苦痛愁怨之时，没有不呼唤父母的。屈原秉持公心，行为正直，尽心竭虑侍奉君主，进谗的小人却加以离间，可以说是处境艰难了。诚信却受到怀疑，忠诚却遭到诽谤，能没有怨愤吗？屈原之所以创作《离骚》的动机，是由怨愤产生的。《国风》中的诗尽曾歌咏恋情却不过分，《小雅》中的诗尽管抱怨毁谤，但也未越轨。像《离骚》这首诗，可以说是兼有《国风》和《小雅》的特点。屈原在《离骚》中，上溯远古帝喾，下迄近世的齐桓公，中间述及商汤、周武王的事迹，来讥刺当世政事。他阐明道德的重要性及国家所以治乱的因果关系，所要讲的道理无不完全表现出来。他的文章简炼，措辞深微，志趣高洁，行为廉正。他撰文虽篇幅短小，但立意宏大；所列举的虽是眼前近事，但却托意深远。他的志趣高洁，所以在作品中多引芳草为喻；他的行为廉正，所以一直到死也不为小人所容。远远避开污浊如泥的世界，在污秽的环境中，像蝉皮一样超脱世俗，一尘不染，不为世俗所玷辱，周身洁白，出污泥而不染。推测屈原这种高洁的志趣，即使说可与日月争辉也不过分。

【原文】

屈平既绌，⁽¹⁾其后秦欲伐齐，齐与楚从亲，⁽²⁾惠王患之，⁽³⁾乃令张仪详去秦，⁽⁴⁾厚币委质事楚，曰：“秦甚憎齐，齐与楚从亲，楚诚能绝齐，秦愿献商、於之地六百里。”⁽⁵⁾楚怀王贪而信张仪，遂绝齐，使使如秦受地。张仪诈之曰：“仪与王约六里，不闻六百里。”楚使怒去，归告怀王。怀王怒，大兴师伐秦。秦发兵击之，大破楚师于丹、淅，⁽⁶⁾斩首八万，虏楚将屈匄，⁽⁷⁾遂取楚之汉中地。⁽⁸⁾怀王乃悉发国中兵以深入击秦，战于蓝田。⁽⁹⁾魏闻之，袭楚至邓。⁽¹⁰⁾楚兵惧，自秦归。而齐竟怒不救楚，楚大困。

【注释】

（1）“绌”，音chù。通“黜”，废免。（2）“从亲”，合从相亲。“从”，音zòng。通“纵”。（3）“惠王”，指秦惠文王，秦孝公子，名驷，公元前337年至前311年在位。详本书《秦本纪》。（4）“张仪”，魏人。倡连横之说，游说六





国共同事奉秦国，博得秦惠文王的重任。“详”，通“佯”。详见本书《张仪列传》。

(5) “商、於”、地名。指秦商、於两邑及两邑之间地区，即今陕西商县东南至河南内乡东一带。(6) “丹、淅”，地名。“丹”，指今陕西、河南二省间丹江以北地区；“淅”，今河南淅川县西。(7) “屈匄”，楚大将军。“匄”，音gài。

(8) “汉中”，郡名。治所在南郑（今陕西汉中市），辖境相当今陕西秦岭以南、留坝、勉县以东、湖北郧县以西、珍珠岭以北地区。(9) “蓝田”，县名。治所在今陕西蓝田县西。(10) “邓”，地名，在今湖北襄樊市西北。

【译文】

在屈原被罢黜免职之后，秦国打算攻打齐国，可是齐国与楚国建立着合纵的联盟，秦惠王对此有顾虑，于是就派张仪假意离开秦国，带着丰厚的礼物到楚国为臣。他说：“秦国特别仇恨齐国，齐国却与楚国结盟，楚国如果真能与齐国绝交，秦国愿意献给楚国商、於一带六百里土地。”楚怀王贪心，相信了张仪的话，便与齐国断交，派使者去秦国接受献地。张仪狡猾说：“我与楚王约定的是六里，没听说六百里这件事。”楚国使者一怒之下离开秦国，回去把这件事报告了楚怀王。楚怀王发怒，大举兴师，讨伐秦国。秦国出兵迎战，在丹水、淅水之间把楚军打得大败，杀掉楚兵八万人，俘虏了楚军将领屈匄，就这样夺取了楚国汉中一带的土地。楚怀王于是动用了全国的兵力，深入秦国进行反击，两国军队在蓝田交战。魏国听说秦楚交战，乘虚偷袭楚国，一直打到邓这个地方。楚国军队害怕后方空虚，从秦国撤回。而齐国一直痛恨楚国毁约，不发兵救楚，楚国的处境很狼狈。

【原文】

明年，⁽¹⁾秦割汉中地与楚以和。楚王曰：“不愿得地，愿得张仪而甘心焉。”张仪闻，乃曰：“以一仪而当汉中地，臣请往如楚。”如楚，又因厚币用事者臣靳尚，⁽²⁾而设诡辩于怀王之宠姬郑袖。⁽³⁾怀王竟听郑袖，复释去张仪。是时屈平既疏，不复在位，使于齐，顾反，谏怀王曰：“何不杀张仪？”怀王悔，追张仪不及。

【注释】

(1) “明年”，指楚怀王十八年，即公元前311年。(2) “靳尚”，楚人。与张仪有私交。据《战国策·楚策》，靳尚后随张仪一同离楚，为魏臣张旄所杀。

(3) “郑袖”，楚怀王妃，其事尚见《战国策·楚策》。

【译文】

第二年，秦国表示要把汉中郡割让给楚国来求和。楚王说：“不想要土地，只有得到张仪才算满意。”张仪听说后，便说：“以张仪一个人而能顶替汉中之地，请让我去楚国。”张仪到楚国后，又用丰厚的币帛贿赂当权的大臣靳尚，进而向楚怀王的宠妃郑袖编造诡诈的巧言。楚怀王竟听信了郑袖的话，再次放走了张仪。这时



屈原已被楚怀王疏远，不再居任重要的职位，出使去了齐国。回国后，向楚怀王进谏说：“为什么不杀了张仪？”楚怀王悔悟，派人追赶张仪，没有追上。

【原文】

其后诸侯共击楚，⁽¹⁾大破之，杀其将唐昧。⁽²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诸侯共击楚”，据本书《楚世家》，楚怀王二十八年（公元前301年）秦、齐、韩、魏攻楚。 (2) “唐昧”，楚将。《荀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均作“唐蔑”。

【译文】

后来，各诸侯国联合攻打楚国，把楚军打得大败，杀了楚将唐昧。

【原文】

时秦昭王与楚婚，⁽¹⁾欲与怀王会。怀王欲行，屈平曰：“秦虎狼之国，不可信，不如毋行。”怀王稚子子兰劝王行：“奈何绝秦欢！”怀王卒行。入武关，⁽²⁾秦伏兵绝其后，因留怀王，以求割地。怀王怒，不听。亡走赵，⁽³⁾赵不内。复之秦，竟死于秦而归葬。

【注释】

(1) “秦昭王”，即秦昭襄王，战国时秦国国君，名则，一名稷。公元前306年至前251年在位。详见本书《秦本纪》。 (2) “武关”，关隘名。在今陕西商洛县西南。战国秦置，是秦国的南关。 (3) “赵”，国名。战国七雄之一。开国君主赵烈侯（名籍），是晋大夫赵衰的后代。他与魏、韩瓜分晋国，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被迫承认为诸侯，建都晋阳（今山西太原市西南）。公元前386年迁都邯郸（今河北邯郸市西南）。疆域有今山西中部、陕西东北部、河北西南部。公元前222年为秦所灭。

【译文】

当时秦昭王与楚国通婚，希望与楚怀王会面。楚怀王准备去秦国，屈原说：“秦国是虎狼成性的国家，不能听信他们的话，不如不去。”楚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劝楚怀王去，说：“为什么要断绝同秦国的友好关系？”楚怀王终于还是去了秦国。一进入武关，秦国的伏兵就断绝了后路，因此扣留了楚怀王，胁迫他割让国土。楚怀王大怒，不肯回答。楚怀王逃往赵国，赵国不接纳。他只好又折回秦国，最后竟死在秦国，后来归葬楚国。

【原文】

长子顷襄王立，⁽¹⁾以其弟子兰为令尹。⁽²⁾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。



【注释】

(1) “顷襄王”，楚国国君，楚怀王长子，名横，公元前298年至前263年在位。详见本书《楚世家》。(2)“令尹”，官名。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最高官职。

【译文】

楚怀王的长子顷襄王即位，让他的弟弟子兰作了令尹。楚国人因为子兰劝楚怀王去秦国而没有活着回来这件事很怨恨子兰。

【原文】

屈平既嫉之，虽放流，眷顾楚国，系心怀王，不忘欲反，冀幸君之一悟，俗之一改也。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，一篇之中三致志焉。然终无可奈何，故不可以反，卒以此见怀王之终不悟也。人君无愚智贤不肖，莫不欲求忠以自为，举贤以自佐，然亡国破家相随属，而圣君治国累世而不见者，其所谓忠者不忠，而所谓贤者不贤也。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，故内惑于郑袖，外欺于张仪，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。兵挫地削，亡其六郡，身客死于秦，为天下笑。此不知人之祸也。《易》曰：⁽¹⁾“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，可以汲。王明，并受其福。”王之不明，岂足福哉！

【注释】

(1)“《易》”，古占筮之书，后成为儒家经典之一，又叫《周易》、《易经》。下文引“井渫不食，为我心恻，可以汲。王明，并受其福”，是《周易·井卦》的爻辞。“渫”，通“渫”，音xiè。涤去污秽。

【译文】

屈原也因这件事对子兰很痛恨，他虽然被放逐，仍眷恋关心着楚国，心中惦记着怀王，他没有忘怀祖国，希望再回到朝中任职。心存一念，希望君王能幡然觉悟，世俗顿然改变。在一篇作品中再三表示出他那怀念君王、振兴国家、一反衰弱国势的愿望。但最终也无法实现，所以再也没能返回朝中。从这种情况可见楚怀王到底也未能理解屈原的忠诚。君主无论资质愚与智，无论品德好与坏，没有谁不想得到忠臣与贤士来辅佐自己治理国家的，但国破家亡之事一个接一个，而圣明的君主与致治的国家多少世代也没有出现过，其原因就是那些国君所认为的忠臣实际上并不是忠臣，所认为的贤者实际上并不是贤者。楚怀王由于不明白什么样的人才是忠臣，所以在宫中受到郑袖的迷惑，在外面受到张仪的欺骗，疏远屈原却宠信上官大夫、令尹子兰，军队挫败，领土被分割，失去了六郡之地，自身也死于异乡秦国，被天下人所耻笑。这就是不知人善任所带来的祸患。《周易》说：“井淘干净了，却无人饮用，我心里难过，这是可以汲取饮用的。君主如果贤明，大家都能得到幸福。”君主如果不贤明，哪里还谈得上幸福呢！



【原文】

令尹子兰闻之大怒，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，顷襄王怒而迁之。

屈原至于江滨，被发行吟泽畔。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渔父见而问之曰：“子非三闾大夫欤？⁽¹⁾何故而至此？”屈原曰：“举世混浊而我独清，众人皆醉而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渔父曰：“夫圣人者，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。举世混浊，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？众人皆醉，何不随其糟而啜其醨？⁽²⁾何故怀瑾握瑜⁽³⁾而自令见放为？”屈原曰：“吾闻之，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，人又谁能以身之察察，⁽⁴⁾受物之汶汶者乎！宁赴常流⁽⁵⁾而葬乎江鱼腹中耳，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温蠖乎！”⁽⁶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三闾大夫”，官名。职掌楚国昭、屈、景三姓事务。 (2) “随”，音bǔ，食。“糟”，酒滓。“啜”，音chuò，喝。“醨”，音lí，淡酒。随糟啜醨指醉醒莫辨。 (3) “怀瑾握瑜”，怀抱和手握美玉，比喻坚持高尚的德操。瑾、瑜，都是美玉。 (4) “察察”，清洁的样子。“汶汶”，污浊的样子。 (5) “常流”，同“长流”，指江水。 (6) “温蠖”，尘滓重积的样子。“蠖”，音huò。

【译文】

令尹子兰听说屈原怨恨他之后大怒，便让上官大夫在楚顷襄王前谮毁屈原。楚顷襄王发怒，便将屈原流放到更远的地方。

屈原来到江畔，在水边披散着头发且行且歌。脸色憔悴，容貌削瘦。一位渔翁见到问他：“您不是三闾大夫吗？怎么到了这个地方？”屈原说：“整个世界都污浊，唯独我是清净的；所有的人都沉醉着，只有我是清醒的，因此才被流放。”渔翁说：“圣人对事物的认识不迂拘固执，而能够顺应世俗的变化，举世混浊，为什么不随波逐流？众人皆醉，为什么不沉醉其中？何必洁身如玉，而自找被放逐的命运？”屈原说：“我听说，刚洗过头发的人一定要弹一弹帽子再戴，刚洗过澡的人，一定要抖一抖衣服再穿，又有谁愿意让自己清洁的身体受到污垢玷辱呢？宁可赴蹈奔腾的大江，而葬身于大江鱼腹之中，怎能让高洁的品质蒙受世俗的污染呢？”

【原文】

乃作《怀沙》之赋。⁽¹⁾其辞曰：

【注释】

(1) “《怀沙》”，《楚辞·九章》篇名。相传为屈原投水前的绝笔。《怀沙》诗题解说纷纭，一般指怀抱沙石自沉。一说沙是古长沙的简称，长沙是楚国祖先熊绎的封地，屈原自尽前曾到长沙，此诗为流放后怀念长沙之作。





【译文】

于是便写下《怀沙》一诗，诗是这样写的：

【原文】

陶陶孟夏兮，⁽¹⁾草木莽莽。伤怀永哀兮，汨徂南土。⁽²⁾眴兮窈窈，⁽³⁾孔静幽墨。⁽⁴⁾
冤结纡轸兮，⁽⁵⁾离愍之长鞠；⁽⁶⁾抚情效志兮，⁽⁷⁾俛诎以自抑。⁽⁸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陶陶”，阳光温暖的样子。“孟夏”，初夏。(2) “汨”，音 gǔ，快速的样子。“徂”，音 cù，前往。(3) “眴”，音 shùn，看望。“窈窈”，通“杳杳”，茫茫，看不清的样子。(4) “孔”，很。“墨”，无声。(5) “纡”，委屈。“轸”，音 zhěn，痛苦。(6) “离”，通“罹”，遭遇。“愍”，音 mǐn，忧患。“鞠”，穷困。(7) “效”，通“校”，检核。(8) “俛诎”，音 miǎo qū，冤屈。

【译文】

阳光和煦的初夏啊，草木茂盛地生长。我怀着深深的哀伤啊，奔向南方。眺望前程迷迷茫茫，沉寂毫无声响。心头郁结着委屈与苦痛啊，遭受忧患而困顿日长。冷静下来反省自己啊，强压下内心的屈枉。

【原文】

祁方以为圜兮，⁽¹⁾常度未替；⁽²⁾易初本由兮，君子所鄙。章画职墨兮，⁽³⁾前度未改；内直质重兮，大人所盛。巧匠不斲兮，孰察其揆正？玄文幽处兮，矇谓之不章；⁽⁴⁾离娄微睇兮，⁽⁵⁾瞽以为无明。⁽⁶⁾变白而为黑兮，倒上以为下。凤皇在笯兮，⁽⁷⁾鸡雉翔舞。同糅玉石兮，⁽⁸⁾一槩而相量。⁽⁹⁾夫党人之鄙陋兮，羌不知吾所臧。⁽¹⁰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祁”，音 wán，削。“圜”，通“圆”。(2) “常度”，正常的法度。这里借木为喻，指木材的纹理不会因木材形状的改变而改变。(3) “章”，通“彰”，明确。“职”，通“识”。“墨”，绳墨。(4) “矇”，音 méng，目不明。(5) “离娄”，人名，相传为古之明目者。“睇”，音 dì，斜视。(6) “瞽”，目盲。(7) “笯”，音 nú，鸟笼。(8) “糅”，混杂。(9) “槩”，平斗斛的横木。(10) “羌”，发语词，带有反问的语意。“臧”，美好。

【译文】

即便是把方木削成圆形啊，那原有的纹路也不会改易。抛弃当初坚持的主张啊，则会为正人君子所鄙视。像在木材上明确画出的墨线啊，从前坚持的主张决不更变。内心敦厚品质正直啊，为高尚的人所赞美。巧匠如果不挥斧砍削，又有谁能发现木



材的曲直？黑色的纹理置于暗处，目力不好的人却说它不明显。离娄眼睛略微斜视，盲人却认为他也失明。把白的硬说成黑的，上下颠倒。把凤凰关在竹笼，野鸡却翩



▲乐舞图

翩起舞。美玉与石头混杂于一处，却以为它们都是一模一样。这群卑鄙嫉妒的小人，哪知道我的纯洁高尚。

【原文】

任重载盛兮，陷滞而不济；怀瑾握瑜兮，穷不得余所示。邑犬群吠兮，吠所怪也；诽骏疑桀兮，固庸态也。文质疏内兮，⁽¹⁾众不知吾之异采；材朴委积兮，⁽²⁾莫知余之所有。重仁袭义兮，⁽³⁾谨厚以为丰；重华不可悟兮，⁽⁴⁾孰知余之从容！古固有不并兮，岂知其故也？汤禹久远兮，⁽⁵⁾邈不可慕也。惩违改忿兮，⁽⁶⁾抑心而自强；离湣而不迁兮，愿志之有象。⁽⁷⁾进路北次兮，⁽⁸⁾日昧昧其将暮；⁽⁹⁾含忧虞哀兮，⁽¹⁰⁾限之以大故。⁽¹¹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文”，外表。“质”，内里。“疏”，疏落。“内”，同“讷”，木讷，不善言辞。(2) “朴”，未曾雕琢的木料。(3) “重”、“袭”，这里都是积累之意。

(4) “重华”，人名。远古帝王虞舜之名。“悟”，逢遇。(5) “禹”，人名。夏后氏部落领袖。姒姓，鲧的儿子。相传禹继承鲧的治水事业，水患悉平。舜死，禹继任部落首领，都安邑，后来巡狩至会稽而卒。详见本书《夏本纪》。(6) “违”，违怨，怨恨。(7) “象”，榜样。(8) “次”，停宿。(9) “昧昧”，黑暗的样子。(10) “虞”，通“娱”。(11) “大故”，指死亡。

【译文】

我像一辆任重载多的车子，陷在泥淖不能自拔。怀藏珍宝，手握美玉，最终也无法向人们展示。村中的群犬狂吠，是因为它们对我看不惯。诋毁怀疑俊杰之士，这自然是庸人的本来面目。外表疏落，内心刚强，众人都不了解我的所长。像未曾





加工的木材冷落在一旁，没有谁知道我的主张。我注重仁义道德的修养，把忠厚老实当成富足。重华无法遇到，有谁能理解我的胸襟！自古圣贤生不同时，哪里知道这是什么缘故呢？商汤、夏禹离我们是那样久远，远得使我们无法追慕。不要再怨恨了，克制内心的情感，使自己更加坚强。饱经忧患而不变节，愿我的志节树给后人一个榜样。沿路向北走去，暮色中夕阳正在下降。排遣忧愁与哀伤，最终只有一死。

【原文】

乱曰：⁽¹⁾浩浩沅、湘兮，⁽²⁾分流汨兮。⁽³⁾修路幽拂兮，道远忽兮。⁽⁴⁾曾唶恒悲兮，⁽⁵⁾永叹慨兮。世既莫吾知兮，人心不可谓兮。怀情抱质兮，独无匹兮。伯乐既歿兮，骥将焉程兮？⁽⁶⁾人生稟命兮，各有所错兮。⁽⁷⁾定心广志，余何畏惧兮？曾伤爰哀，⁽⁸⁾永叹喟兮，世溷不吾知，心不可谓兮。知死不可让兮，愿勿爱兮。明以告君子兮，吾将以为类兮。⁽⁹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乱”，古代乐曲的最后一章，或辞赋篇末总括全篇要旨的文字。 (2) “沅”，水名。即沅江。源出贵州，至湖南黔阳下始称沅水，经沅陵、桃源等县，至汉寿县注入洞庭湖。“湘”，水名。又名湘江。与漓水同发源于广西兴安海阳山，纵贯湖南全境。汇合沅水叫沅湘。 (3) “汨”，音 gǔ。流淌。 (4) “忽”，形容遥远。 (5) “唶”，yín，同“吟”，咏叹。 (6) “伯乐”，人名。春秋秦穆公时人，以善相马著称。 (7) “错”，同“措”，安排。 (8) “曾”，同“增”。“曾伤”，重重的哀伤。 (9) “类”，榜样。

【译文】

尾声：浩荡的沅水、湘水啊，各自奔腾而逝。漫长的道路幽暗多阻，前途遥远又渺茫。我抑制着深深的悲痛，发出长长的叹息。世间既然没有理解我的，人的良知也不必提及。我具有的一腔激情与高洁品质，无人可与我相比。伯乐已不在世，千里马还有谁认识？人生听凭命运，各有不同的安置。横下心来，放宽胸襟，还有什么可畏惧的呢？重重的悲伤，不尽的哀愁，我只有长长的叹息。世道混浊没人理解，人的良知也不必提及。明知不免一死，我想我并不怜惜生命。明确向世间的君子相告，我将树起一个榜样。

【原文】

于是怀石遂自沉汨罗以死。⁽¹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汨罗”，水名。在湖南省东北部。上游汨水，流经湘阴分为二枝，南流者叫汨水，一经古罗城叫罗水，至屈潭两水复合，故名汨罗。“汨”，音 mì。



【译文】

于是，屈原就抱着石头，跳入汨罗江自杀了。

【原文】

屈原既死之后，楚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之徒者，⁽¹⁾皆好辞而以赋见称；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，终莫敢直谏。其后楚日以削，数十年竟为秦所灭。⁽²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宋玉”，战国时楚鄢（今湖北宜城南）人。曾为楚顷襄王大夫。擅辞赋，作品流传至今的有《九辩》、《招魂》、《高唐赋》、《神女赋》、《风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。“唐勒”，战国楚人，与宋玉同时。擅辞赋，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唐勒赋四篇，今皆亡佚。“景差”，战国楚人。仕顷襄王为大夫。善为赋，与宋玉、唐勒齐名。《楚辞》所收《大招》，或题景差所作。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作“景瑳”。

(2) “为秦所灭”，秦灭楚在公元前223年。

【译文】

屈原死后，楚国有宋玉、唐勒、景差等人，都喜好文辞而以长于赋体称著于世。但他们只是继承了屈原擅长文辞的一面，一直没有谁敢于像屈原一样直言进谏。后来楚国的疆域一天比一天缩小，几十年后终于被秦国灭掉了。

【原文】

自屈原沉汨罗后百有余年，汉有贾生，为长沙王太傅，⁽¹⁾过湘水，投书以弔屈原。

【注释】

(1) “长沙王”，指西汉初异姓长沙王吴芮的玄孙吴差。“长沙”，汉郡国名，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市。“太傅”，官名。古三公之一，周始置，职辅佐君主。汉高后元年（公元前187年）置太傅，位次太师。西汉时各地封国建制类中央，故亦设太傅。

【译文】

从屈原自沉汨罗江之后，又过了一百余年，在西汉时期有贾生作了长沙王的太傅，途经湘水的时候，写下诗赋来缅怀屈原。

【原文】

贾生名谊，雒阳人也。⁽¹⁾年十八，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。吴廷尉为河南守，⁽²⁾闻其秀才，召置门下，甚幸爱。孝文皇帝初立，⁽³⁾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，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，⁽⁴⁾乃征为廷尉。廷尉乃言贾生年少，颇通诸子百家之书。文帝召以为博士。⁽⁵⁾



【注释】

(1) “雒阳”，古都邑名。汉时故城在今河南洛阳市东。 (2) “廷尉”，官名。汉代掌管刑狱的最高长官。“河南”，郡名。在今河南省西北部，治所在今洛阳市东。 (3) “孝文皇帝”，即汉文帝。名刘恒，汉高祖子，公元前180年至前157年在位。提倡农耕，免农田租税凡十二年。主张清静无为，与民休息，使全国经济渐次恢复发展，史与其子景帝两代并称“文景之治”。详见本书《孝文本纪》。 (4) “李斯”，秦始皇时的丞相，楚上蔡（今河南上蔡西南）人，曾从荀卿学，战国末入秦。对秦王朝的建立与巩固起很大作用。秦始皇死后，被宦官赵高所杀。 (5) “博士”，官名。汉初的博士掌管古今历史、典章等事宜。

【译文】

贾生的名叫谊，是洛阳人。十八岁的时候，便以能赋诗作文而闻名全郡。吴廷尉当时是河南郡郡守，听说贾谊是个了不起的人才，就把他罗致到自己门下，对他很赏识。孝文皇帝即位不久，了解到河南郡的吴郡守治理政事、安抚百姓在全国最有成绩，过去又因与李斯是同乡而常向李斯学习，就把他征召到朝廷担任廷尉。吴廷尉便向皇帝推荐贾谊，说他很年轻，颇为通晓诸子百家的学说。于是，文帝便把贾谊召到朝廷任命为博士。

【原文】

是时贾生年二十余，最为少。每诏令议下，诸老先生不能言，贾生尽为之对，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。诸生于是乃以为能不及也。孝文帝说之，超迁，一岁中至太中大夫。⁽¹⁾

【注释】

(1) “太中大夫”，官名。汉时朝廷中掌管议论的官员。

【译文】

当时贾谊才二十岁出头，在朝臣中是最年轻的。每当皇帝诏令臣下商议政事，各位老先生往往无言答对，而贾谊却总是答得很完满，人人都感到贾谊所讲的，正是自己所要说的。于是，大家都认为自己的才能赶不上贾谊。文帝也很喜欢他，一年之内，就把他从博士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。

【原文】

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，天下和洽，而固当改正朔，⁽¹⁾易服色，⁽²⁾法制度，定官名，兴礼乐，乃悉草具其事仪法，色尚黄，数用五，为官名，悉更秦之法。孝文帝初即位，谦让未遑也。诸律令所更定，及列侯悉就国，其说皆自贾生发之。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。绛、灌、东阳侯、冯敬之属尽害之，⁽³⁾乃短贾生曰：“雒阳之人，年少初学，专欲擅权，纷乱诸事。”于是天子后亦疏之，不用其